

空軍戰史



空中戰鬥史目錄

甲 戰場的上空

大英雄高志航

飛將軍樂以琴

一個俘虜的自述

乙 上空回憶錄

閩海女勇士殉國記

毀滅臨山碼頭七十顆炸彈

轟炸江灣路日兵營

獅子林空中殺敵記

一隊空中勇士的偉蹟

丙 西北戰場的空中

太原三次空戰記

陳奇光的勇敢

北戰場蒼茫上空的回憶

西線空中的突擊隊

大戰雁門關

晉北奇襲

南海空中的游擊戰

一
一
四
七
〇
〇
一
三
〇
〇
一
三
五
八
一
二
三
四
七
〇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七
〇
一
一
二
三
三
五
八

空中戰鬥史

大江南的鋼盔

大英雄高志航

高志航，遼寧通化縣人，現年三十一歲，幼時聰慧有大志，在他十六歲的那年，就已修畢奉天中法中學的四年舊制課程，考入了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立志要做個軍人。可是，當第一次日俄戰爭結束以後，東北實已在日寇勢力之下支配着，志航身為東北人，自然是更能體驗日寇的壓迫的滋味的。所以，他就決心學習航空，來為國努力。

一個剛只十八歲的青年，遠渡重洋而去了巴黎，投入法國牟拉納高等航空學校肄業。「高」和「志航」這三個單純的字，在他的身上，到了這時才有了它實際的意義。

兩年，他就在牟拉納畢業了。我們少年的飛行家猶不以為足，欲再求深造，遂又轉到法國義斯特陸軍航空戰鬥學校去，隨即在法國「夜間爆擊二十一團」實習，結果，他的學術兩科的成績。都特別的優良，為法人士所稱道。

民十六年的革命大浪潮，把中國所有熱血的青年都擁抱着了。我們的英雄高志航。自也蓄有勳於中。這年，他回到祖國來，任職於東北航空飛鷹隊。「九一八」專變起，志航更感救國救家之迫切，乃投效中央，充航校中高級飛行教官，想以最大的努力訓練出一批傑出能例航空人才，築成中國空中的長城。一時受教於其下者，如最近「二一八」武漢空戰死傷

桂丹，劉志漢等，均係優秀幹練之才，奠定了年青的中國空軍的基礎。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間，中央更努力改革中國空軍，着意建設這一國防上的有力支隊。派高志航赴義國去考察空軍驅逐。他在義國各驅逐航空團實習各級指揮及飛行，對於驅逐得有門徑。翌年五月回國將其細心考察研究並見習的結果，全盤獻給中央，時即被任為空軍教導總隊副之職，以展其所長。

蘆溝橋的大炮聲響了，「八一三」上海也繼着狂吼起來了，整個的中國是不再容忍下去了，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咆哮起來，一致決定團結抗戰了！就在八月十四日的這一天我們的英雄高志航奉命率隊飛杭，那知甫到杭州，便得到日機來襲的消息，於是英雄首先起飛迎戰……啊！他是怎樣的安慰啊！

當日機進入杭市的上空，我們的英雄早已一機當先，攔住日機廝殺起來，其他的戰鬥員們亦各起飛英勇助戰，只見天空中無數鐵鷹，翻騰旋轉的殺得天翻地覆，不到五分鐘，我們的英雄已準對着日人重轟炸機的領隊的那隻機，槍起彈落，首開紀錄，其他戰鬥人員，也各合力把日機擊落了五架。日軍受此重創，餘機即狼狽逃去！這一場空戰，結果是六對〇，我們的空軍第一次大勝，粉碎了日人的木更津的鐵翼，全世界看見了年青的中國空軍的力量！

八月十五日上午，日機又來襲杭市，還是木更津，有八九式艦上攻擊機十架。我們的英雄高志航，再度率隊昇空迎戰。空中遭遇開始，槍響與風聲交鳴着，日光和機身互映；一架，兩架，四架，六架，日機冒烟着火，幾乎全隊覆沒，結果還是六對〇，木更津又吃着個蛋。但英雄高志航在獨力擊落日機兩架之後，仍奮不顧身，續攻另一領隊，竟被流彈射中了左臂，乃負傷降落，赴廬山療養。這時，他得上峯之命，進級為中校本級大隊長，並得獎金

一萬五千元。

我們的英雄雖負傷了，殺敵之志却時時躍上他的心頭。因此，他等不及他的傷勢全愈，便於十月一日重返首都，擔任空中的警戒，屢給日機以多次的打擊發揮了他光榮的偉大的力量。

他不單是個忠勇的戰士，而且是一個對工作極肯苦幹的人。他有不折不回不屈不撓的堅決精神。他在民國十八年，任東北航空大隊少校中隊長時，曾試飛過一段的艱苦航程，致受了重傷，經過九個月的長期醫治，但他對於航空毫不灰心，反而加倍努力，終於達到成功。同時，他對於部下的訓練，總是管束得非常之嚴厲。他說的好：「空中作戰，勝敗僅取決於數秒鐘內，若平日不將紀律養成，不服從命令，有如散鴉一羣，就說有優秀的技術，又何足以致勝克敵呢？」

還有，他對工作十分認真，常對他部下的軍士說，關於經費手續，或其他應辦的事項，必須每天有個清理與結算。因為他覺得擔任空中作戰，是隨時隨地都可犧牲的，如果有個萬一的不幸來到，那末，一切辦理得不清楚，祇交出一本糊塗賬，不是對不起國家了嗎？

我們的英雄雖天生着鋼鐵一般的外貌，可是內心却充滿熱情，最和平不過的。當他在廬山休養時，曾將他所得的一萬五千元獎金給予他的愛妻，並對她說：「我平日沒有什麼積蓄，對你們不無一點顧慮，現在這筆獎金你就拿去好好的過着快樂的生活吧！」原先他已娶妻並已生有一子二女家庭融融之樂，可見兒女情長，原是英雄本色，我們的高志航，何獨能例外，不過他能遠離嬌妻愛子，奮力殺敵尤使我們全國青年敬佩無已。

飛將軍樂以琴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二條沉重的鋼鞭抽在睡着的巨人身上，把中華民族抽醒了，把熱情的青年都抽得暴跳如雷。

就在這敵人如火如荼侵略中，我們天空中產生了一個怪物——迫於義憤而獻身祖國空軍大英雄——那就是樂以琴。

他是四川蘆山人個子並不十分高，而有鉄的體格，近於方型的臉，大號的鼻子。他有着豐富達到飽和點的情感，熱烈而揚抑，但在外貌看來，他却非常沉默寡言。這位情感白熱化的青年真是一首可以郎誦的詩。那時他還在濟南齊魯大學讀書，可是淞滬戰後，敵人的火焰更張，熱情澎湃的他，一分鐘也不能忍受。他深深地知道，要報仇雪恨，要清算那一串長行到數字的血債，最直接了當的途徑，只有跨上飛的鉄翼，無情而痛快地打擊日本。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鶯飛草長。這位今日已威震全球，而當時尚泊沒無名的青年志士，帶着心頭積壓難消的一般不可揭制的怒火，踏過千餘里的漫漫長程，跑到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吓！祖國芬芳的江南，引出這位青年志士悲壯的淚來了！今日桃紅色的花地，明天就要變成爲民族獨立自由而鬪的戰場，法西斯的炮火，不會饒過它的。那麼，我們要不愧惜的戰鬪！

中央航空學校的入伍生隊，在杭州梅東高橋這位青年志士一腳踏了進去，舒了一口氣。幼年的中國空軍開着大門，歡迎這位未來的戰友加入。我們莫忘了這一剎那，這一剎那，是個可紀念的一剎那其後遠東滿生荆棘的大路之開闢，與這一剎那發生密切的關聯。這一剎那

，給了其後世界的一大晴天霹靂！

鐵的體格，百鍊成鋼，半年入伍期滿之後，他升學寬橋航空學校第三期，這塊鋼還要經過兩個年頭悠久的苦練，要練得爐火純青。在平野的寬橋飛行場，在發動機隆隆不絕聲中，夜以繼日的可以聽到這青年戰士在唱：

「得遂凌雲願，

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

復我舊河山！

努力，努力

莫偷閑苟安

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

須具有犧牲精神，

憑展雙翼一冲天。」

——航校校歌

一年，二年，三年。一九三七年的悲壯的大時代，降臨在遠東。自「七七」醞釀到「八一三」全面的神聖抗戰展開了。一切都是血紅的，血紅的大地，血紅的天空，血紅的侵略者的牙，血紅的反抗者的心，血紅的這隻母獅般的樂以琴的眼。

遠駐在西北一個古城的第×大隊，早已對戰神作歡笑的迎迓，數十個鐵翼在跨下，熱血在胸膛的空中騎士，已準備對不遠千里而來的侵略機羣，予以逆襲。

青年的樂以琴，他就是屬於這第×大隊的分隊長。第×大隊會掃蕩在東線的上空，縱橫無敵，無愧的做了大中華民族的鋼盔，而樂以琴，他却做了常勝的第×大隊的鐵的前衛。

開戰之第二日，第×大隊奉命南調，垂直參加東線的保衛戰，八月十四日，日機來襲，在笕橋上空展開血戰，高大隊長志航，首先創設擊落日機的紀錄。十五日第×大隊與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部隊會戰於笕橋附近的上空。笕橋是我們空軍的根據地，第×大隊挾着絕對的命令，它必須要在笕橋空中陣地之前，殲滅挾着「杜黑主義」而來的木更津隊。

展開了，遠東上空第一次大會戰。好一個樂以琴，一機當先，衝入木更津機羣陣內，壯烈的遂行空中陣內戰（狗鬥戰）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半空中兩條黑色的火龍，直插向半山之麓「日章徽」粉碎。

「優越感」的「皇軍」第一次感到自身的渺小，木更津全金屬的陣營擊散了，倉皇東逸，像鬥敗的公雞。追，追，追，樂以琴駕駛的二二〇四號霍克機，倏然變為一隻餓鷹，一口氣追到曹娥江的上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又是兩條黑色的火龍，此次却抽向曹娥江之畔飲水去了。

笕橋上空之會戰，勝利完全屬於我們，此役擊落木更津九六式重轟炸機六架，樂以琴個人的紀錄是四架。

從此以後，「二二〇四」幾個數字，約束住每個空中強盜的心，他們一見到二二〇四號機，便望風而逃。

八月二十一日，東戰場英勇的戰士，正以血肉身軀，向滬西強頑的日軍進行陣前逆襲，打得日軍像潮水一樣倒流，我軍乘勝追擊，佔日陣地。當戰鬥方酣的時候，十餘架敵人的八九式艦上攻擊機，攜出一字長蛇之勢迎面襲來，我英勇的戰士，感到一陣苦悶。

廣漠無涯的滬東上空，浮着不少的獵物，第×大隊×支隊一羣最大無比的饕餮之徒，遨遊天際，想飽食一頓野餐，隆隆隆隆隆隆，一萬匹馬力的鐵陣，向上海推進，其時一長行列的日機正匆匆的向滬西我地面作戰部隊掃射，出其不意地萬尺高空中，我驅逐機如慧星之下射，樂以琴出現了，他以最威猛的姿態，控制他的敵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起了火的日機，飄落朱家宅，朋，剎時化爲飛灰。跟着，格格格格格格又是一架。其餘的獵戶都自飽餐了一頓。

八月以後，第×大隊的主要任務，在拱衛首都，誰都知道，樂以琴，劉粹剛，兩員戰將，在南京上空不絕的殲敵。三菱三井航空工業會社，竟變成我英勇的第×大隊的「料理店」。自命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隊在我第×大隊二個月的奮戰之下，全軍覆沒。

劉粹剛在武定門上空以「英麥曼」航法擊落日機，樂以琴在棲霞山小金莊上空以同樣航法擊落日機，都是著名的得到萬人喝彩的戰績。在那裏，我們留着永恆不滅的懷想呵！碧碧秦淮水，蒼蒼紫金峯，南京的上空是我們的！是祖國的！是樂以琴的。

樂以琴不愧是祖國的江南大地一頂鋼盔！

★ 四零四號機

——一個俘虜的自述

王女會

記得去年（二六）九一八那天的晚上，天無片雲，月明如畫。我們全體海軍官佐正在出

雲旗艦上舉行慶祝狂歡會。那時候，貴國一大隊的飛機，突然在我們頭頂上出現了。這時候，我們的航空司令已經醉了，我們的飛行軍官和軍曹，也大都醺醺然了，（那時我們根本不會把貴國的空軍放在眼中呵）！所幸留守各艦的砲手們，都還小心地守着他們的職務，於此數分鐘內，足有上萬發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彈被發射了出去。然而實在不能相瞞，這些子彈是完全虛耗了。因為事後調查，貴國飛機在敵國三隻巨型艦的周圍盤旋了一匝之後，就都高逝雲霄了，可是我們的砲手却盡了最大的力量，轟射了十多分鐘，直到天空中完全籠罩著烟霧才停止。

狂歡會很掃興地結束了，大家因為過度的快樂和緊張，感到十二分的疲勞，所以便跑回各自的艙中去就寢。不想就在這時，貴國的飛機又去而復返了。那天貴國究竟派來了多少架飛機，在倉皇中我們是完全弄得莫明其妙。可是我們知道在高射砲彈還沒來得及發出的時候，貴國的炸彈已經兩點般地降落下來；等到我們高射砲集中火力，毫無節制地射擊起來時，貴國的飛機又早已高飛遠走了。

就這樣像蜻蜓戲水似的，貴國的飛機往返上下，和我們周旋了足足一個鐘頭，我們的砲手都弄得筋疲力盡了。這時候，我們看見貴國的飛機得意洋洋地整隊回去了。只有其中最後的一架，好像還有些戀戀不捨似的，又獨自折回來，不顧我們高射砲的火力，對着敵國一艘砲艦的烟囱掠下去，一顆二百公斤的炸彈不偏不倚地恰恰落進了烟囱裏！那勝利者立刻攢昇上去，在砲火交織的網羅中，安閒地游弋了一會，然後才飄然飛去了。

這時航空司令，親自把着探照燈，用光亮去追逐那可欽可敬的仇敵；四〇四三個大字清晰地閃入了我們的眼簾，從此這一個偉大的號碼，便銘刻在我們全體海軍官佐的心版上。

隨後時隔不久，便是九月重陽。這天，也許大家還記得，正是久雨初晴。秋高氣爽，一個最宜乎我們空軍活動的日子。午後兩點多鐘，一個十八架轟炸機十二架驅逐機編成的梯形隊，便被派由上海出發向南京進襲了。那時貴國空軍的實力也許太薄弱了罷，在燕子磯附近，被我們遇到的只有那麼寥寥的八九架。在遭遇戰開始時，我們看得很清楚，貴國的飛機是在領隊機的指揮下，一齊向着敵國的轟炸機搏擊。當然敵國也不肯吃虧，領隊的坂本中佐把機翼搖擺數次，發出一個信號，十二架敵國的驅逐機，立刻一齊衝上前去，把貴國的驅逐機抵住，以便讓敵國的轟炸機完成任務。

這時，我和川崎三郎隨着中佐三面圍住了貴國的領隊機，一絲不放鬆地向他不斷攻擊着。真使人敬佩呵，他沒有一點慌亂，却那麼穩練地屢次利用「閃飛」，使自己逃出危境。搏鬥了足有二十分鐘之久，有一次，他可真的陷入絕境了；他的左右後方都已被我們釘住，看去絕無逃脫的可能；可是他竟那麼出人意外地翻了一個筋斗，徒地向上撥去，翻到頂點時，他改用「半側滾」，倏然把航向倒轉過來。他這特技的運用，不但救了他的危運，而且使他佔着優勢的高度，從容地對我們反攻過來。

川崎三郎就這樣犧牲在你們領隊機的鎗彈之下了。我在慌亂中，一時不及把航向調轉。只有中佐一人仍舊盤住他，苦追不捨。等我有機會把航向調轉過來時，他們離我已經很遠，我只得遠遠地在後面監視着。

這時，貴國領隊機的操縱，顯然受了阻礙，因為他的速度愈來愈慢，高度也逐漸降低下來。不一會，他就被我們那架最精銳的「九六式」所追及，兩機相距只有四五百公尺了。

「馬鹿，川崎的冤仇，得以報復了」。我默念着。

可是想念差了，一個驚人的景像又在我眼前顯現出來。雖然機件已經損壞，貴國領隊機竟還有胆魄敢以九十度的小轉灣，突然掉轉機身，對我們那緊迫在後面「九六式」機加以迎擊也許是因為受了意外的震驚，中佐顯然有點慌亂了。他雖努力向上攢昇，可是他的攻擊力却大大的削減了。嚇，我告訴諸位，諸位恐怕都不會相信罷：這時，貴國那傷兵似的領隊機，又向上翻起筋斗來了。對於這樣一位天神，菩薩也沒有法力可施。中佐的油箱突地爆炸起來，就在這景像之下，他和我們長別了！

這時，我驚駭得幾乎忘記操縱我的駕駛桿，那裏還敢向前追逐呢？可是我的好奇心鼓舞我，我很想知道一下這神機的番號，我就冒險向前飛了一程，諸位知道他是什麼號碼！原來就是四〇四號機。牠真是使我們感到奇恥大辱的神機呵！

從此牠的英名傳遍了我們海陸軍的航空隊部。

淞滬上空回憶錄

● 輝耀千古之閩海文猛士忠勇殉國記

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在中國空軍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紀念日子。

八月十七日晨，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得沒有一絲的雲彩，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征服了。祇有江灣和北站雄奇的炮聲，像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巨鼓。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正被日人的高射炮彈圍住，顯然已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日人的高射炮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一帶似的黑烟攔阻着霍克

機的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部忽然冒出青黑色的濃煙來。它已經不幸地中了彈，必然遭遇到最後的命運了。陣地上多數的日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地對着天空企望着。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一刹那，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落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日寇全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林裏，街頭橋堍，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劃地，嘈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闖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

一邊跑，大羣粗短的日寇，一邊嘻笑着，亂飛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

忠勇的飛航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二三歲模樣，他的飛行衣已撕破了，却還是顯得十分英武地直挺的站在一個大墳墩上，沒有絲毫畏怯的神色。

日寇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然祇有一人，眼睛彷彿冒出了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把手槍。

日寇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手槍答覆了這個重大的侮辱：朋，朋，朋，朋，三個敵人倒了下去，粗腿亂蹬着。其餘的敵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同時，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

後面的人就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上，都不敢抬頭。

日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

最後，年青的忠勇飛航員只剩一顆彈子了，日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叫，勒令士兵把這個「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看前後左右，都是日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的溫暖的大地。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日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時，他雄武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着自己的太陽穴，毅然地，讓他自己這支手槍裏的最後一顆子彈保證了他對於祖國的嚴肅的忠忱。

他的英勇，他的義烈；甚至使日人也不能不感到慚愧與敬仰。後來，就特地把她埋葬，還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上面一段故事，是根據我們自己得到的情報和日人發表的消息而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二十二歲。

他是東北遼甯北鎮人，笕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大講話。喜歡運動，研究驅逐戰術，誰都說他好。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昇入祖國的青天中，去執行殺敵的任務，不幸而就此一去不返了。

九月一日，在我方對閻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先登出了關於閻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這通信的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對我們的閻烈士的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和敬仰，而發「中國已

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結論謂：「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勝不深表敬意而厚加哀悼（中略）。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摺之紙片，內容為鉛筆所書的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為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彼于鵬程萬里，深入戰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護什珍藏，則劉月蘭之為國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奮推殘，然對此深情嚮往之雄心，雖為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云云。

● 毀滅匯山碼頭之七十顆炸彈

八月十六日早上，我們圍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上，安隊長用了他的紅鉛筆對我們劃示了日寇與我軍陣勢的地圖。那時的日寇正擬以優越的炮火欲效一二八的故智從北四川路衝過來，但他們的計劃並失敗了，他們的援兵不斷地從國內運來，而我們的目的任務就是轟擊楊樹浦的日軍碼頭，以阻止日寇的登陸。

我們親自檢查過已經安掛好了的炸彈，然後，依着隊長的指定，一架一架的起飛。我們在機場的附近盤旋了好幾分鐘，集合了我們的隊形，取得了相當的高度，便直向上海進發。

隊長所取的路線，是從句容趨金壇，直過太湖的邊緣。當日的天氣雖雨後新晴，但一片片的白雲，仍充着多量的水蒸氣，或濃或淡地在我們週圍掠過。我俯瞰着我壯麗的山河，知道牠正委身於我們鐵翼的保護中，多水的禾田，蒼翠的青山，江南的佳麗，盡在我們的機翼下。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馬達的聲音互相唱和着，一路都顯得異常良好，出發對於我，這是第一次，但我自始就保持着興奮而痛快的心情。我沒存立功成名的念頭，祇給侵略

者的打擊，才覺得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全力以赴的戰爭。在蘇州附近，我們碰見了一隊的同路人，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回來，他並曾用信號打了個招呼，意思是說：『同志。望你們好好豎立起你們光榮的戰績』。

那日我們適碰到我們航空中所慣的名字(Head Wind)頂頭風，所以飛行了預定的時間，距我們的目的地尚遠。不久，終於到了真茹了，我得了隊長的提示，遠遠地望見總有十架以上的飛機，高過我們二三千尺的空際向我們繞飛過來，我立即回過頭去，通知我後座的同僚，但見他早在緊緊握住機關槍的把柄，在找尋適口的獵物。

飛機不斷地前進，上海北站的鐵軌最顯明的指示了我們一個路向，我們儘在可能範圍內，把我們的飛機密集起來，就在這一瞬間，日寇斜角度的高射砲，在我們前面爆發，表示歡迎了。

先前所看見到的十多架飛機，現在是益發和我們接近了，他是我驅逐機第幾隊，他們穩地握住上海的領空權，不讓日機來對我們的轟炸隊施行半次的衝擊。

我們的隊伍既經入了市區的天空，日寇除了拚命在開着高射砲外，顫慄在我們鐵翼掩蔽之下，再沒有了其他的抵抗。市區中黃磚綠瓦的房屋，一座座的映入我們的眼簾，我們都很清楚的俯瞰着虹口，黃浦江；浦東也遠遠在望了。日人的高射砲益發密集起來，一眼望去總有四五十發在我們的左右同時爆發。可是，牠對我們一點也沒有傷害，只見一縷縷的白烟球在空中逐次疏散開來，最後，安隊長找定了匯山碼頭的目標，一個信號我們就請登陸的敵軍吃了七十顆的炸彈。

我們飛過了浦東，頭上有我們的驅逐機在迴旋，陸上有我英勇的部隊在歡呼，就在如此

簡單的序幕中，我們完成了所負的任務。

我回頭遠望，見落彈地點正冒着濃濃的黑烟，那裏原是通商的碼頭，「但日寇用它來作攻我的前營」我私自的想：「只好對不住了！」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我們以輕鬆的心緒回抵了南京，這便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出戰。——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作戰。

● 八百尺低空轟炸虹口江灣路日兵營

我們六架新銳而美觀的「諾斯羅泊」轟炸機靜悠悠的穿過一堆一堆的惡雲，機下掛着龐大的重量炸彈。好像六條飽腹的金魚在多水草中泳着似的。

她們多年被埋藏在陰溼黑暗深窖下，躍躍欲試也久矣！今日得一顯身手，將有說不出的快樂與興奮。

天氣惡劣異常，我們起飛的時候，還正落着濛濛細雨。但因為情況的緊急，使我們不能去計算危險的程度。此次的任務是轟炸虹口日本兵營。

我們翅膀擦翅膀地在雲中爬高，爬到雲的上面。大家將隊形略為疏散，透一口氣，對準上海方向飛去。

滾滾無際的雲海，看起來好像可以站得住人，也停得下飛機。若降落在雲海上走下飛機來玩玩，正不知如何快樂呢。

計算時間，再有十五分鐘就應是上海了。飛機隊長搖了搖翅膀，手指下邊一個雲穴，大家會意了！學了個燕子掠水的姿勢，我們六隻鳥出現於雲之下，緊貼雲底飛行。地面的房子漸漸密了起來，顯示着目的地的接近。

我們的目的物終於看見了，牠是一所方方的堡壘式建築，附近並有一排一排的兵舍。裏邊滿裝着我們的仇人和他們的軍火。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此時機長搖搖翅膀，我們也跟着做個記號表示會意，立刻保持好投彈隊形，以等速，等高，直線飛行，正對目標，雄糾糾氣昂昂地旁若無睹的長驅直入於日寇堡壘之上空。

就在這時候，日寇「歡迎」我們用高射砲，團團齊煙在我們飛機附近爆炸，多半都在我們尾巴後邊驟看過去好像空中放滿了汽球。也有幾顆打得很好的，在我的機翼下爆炸，聲音震耳，而且使我的飛機為之一抖。

目的地上空到了，高度表僅指八百尺。此等高度，日人甚至用手槍亦可射擊我們。但日軍却顯得倉皇失措，祇漫無標的地對我們不斷射擊。地面的高射砲和機關槍聲均可清晰的聽到。槍聲更密到沒有頓挫，空中可嗅到濃厚的火藥味。

我們的炸彈一齊拉下了！無情地對準日軍營落去，由龐大而變為渺小。以翻山倒海的偉力發出了一陣吼聲。整個日軍營即為巨大之烟塵所遮蓋。我們已收拾了無數侵略者的生命，這是他們咎由自取！

不妙！一顆子彈突如其來，由下方貫穿了我的發動機包皮……：……又是一顆穿過副翼……：……轉眼間，我的左翼落地燈亦為之粉碎……：……接着，我的座位前方飛機包皮又凸起二塊，伸手手可及。回頭看我的同伴，他毫不顧情況之險急，依然探出半截身體，不停地用他的機槍在擊日軍營房頂上慌張失措的守兵。

任務完成，機長又做了個信號，我們會意，即各個解散，飛入雲中，開始我們單機的自由

日飛行。槍聲漸遠而稀疏。

利用儀器將飛機擺平，同時擺好爬高角度慢慢爬高。我開始細心檢查我的飛機創傷。發現汽油箱被擊漏了一只，遂將已漏者關斷。

飛機漸漸衝出雲層，同伴忽用手將飛機拍得彭彭響。我回頭一看，只見一架日軍的水上驅逐機由很遠的後方追上來。我知道該機速度有限而且下有雲海可做我的面幕，故毫不理會他，依然繼續奔向我的前程。

因為高度的不同，他真追上我了！他因緊張過度的關係，竟在正規之射擊距離以外一無作用地開了槍。我甚恨自身非驅逐機，不能與彼纏鬥，遂將機頭一推而入雲中。（雲中飛行正如蓋被蒙頭睡覺，悶得很）。日機仍在後方戀戀不捨的追趕，但是他不能追上，且漸漸落後；他也自知對我無能為力，遂將機身抖了一抖，翻了筋斗，向相反方向飛去。他這種表演的「特技」，我至今想不出他的用意何在！

雲海仍是如地毯一般鋪在空中，漫漫無邊際。天空發出黑色，不染絲毫塵垢的陽光照着我的翅膀，令屬發出閃閃的反光。翼上的黨徽更美麗而嚴肅了。飛機的影子透到白雲上，影子的周圍有個彩色的虹圈。因為任務已完成，我有了一種輕鬆的感覺，同時還有了一種興奮的安慰。

★ 吳淞獅子林力擊登陸之敵軍

我們從平漢路回來，天色已經將黑了，人是異常地疲乏。

正當那些前來慰勞的人們殷勤地招呼我們進食，而我們內心却興奮地感到十分痛快的時候，命令又下來了，又是「立刻準備」。

從大隊長那裏取了軍令，我們的心又跟隨了他的紅筆在地圖上翔翔了，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一齊起飛。

同時出發的，是一個中隊。

方向是吳淞獅子林。

任務是攻擊偷圖登陸的日軍。

從機場到吳淞，路途很長。我們先不但從未練習過那樣長距離的夜間飛行，更無容說到夜晚襲擊。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胸，都漲滿着『保衛國土』『努力殺敵』的勇氣，也就絲毫沒有畏怯。

回憶起在曹娥江上空的作戰；我們正在裝架炸彈，準備飛滬；而日機十二架已經分四隊到來。我們眼望着日機一分隊，一分隊的過去，而那最後的一分隊忽然搖擺起翅膀，招呼它的同伴，說明已經被他發見了目標。

我們雖然來不及接到作戰的命令，然而爲了國家，爲了英勇的抗戰，爲了我們朝夕相親的最可貴的武器的不能坐待日軍的轟炸，我們就迅速起而迎戰。

我們匆忙地僅僅起飛了四架——甚至有一架在匆忙中還未升空而就翻了——日軍重量的炸彈已經擲下來了。

我們趕上了一架日軍的重轟炸機，無情地開始襲擊。我們自己都奇怪，平時的射靶練習也不一定能夠如此準確，而這次却異常順利地一下就把日機擊落下來。

事後調查，此次共擊下六架日機，我們則僅因自己不小心而犧牲了一架。

日軍真是意料不到的脆弱！

就憑着這次空戰的實際經驗，我們心中更有了勝利的把握。跟隨了隊長，我們愉快地聯翼行進，差不多半個多鐘點，就已飛近目的地。

這裏比不得白天在北方所見的盡是高山叢林，現在，遙望前面，白茫茫的大海裏，正有十餘艘日艦像樹葉般飄浮着。

我們尚未飛近，高射砲的火光，已像流星般紛飛了。

不一會，日機也在左角起來了，在相距千碼以上的遠空，日機上的機槍也軋軋地遙擊過來。

我心想：『這樣遠距離能發生什麼效力呢？』這不過是充分地表現了日軍的膽怯！

天，已經不讓我們看清楚那陸地上的一切了。

有一架我們的轟炸機，拋下一個照明彈去，而機身立刻向左旁讓開的時候，一架日機却在它的背後偷襲上去。我們正處在日機的上空，我們迅速地對準了瞄準器，撥動那開關，前面機翼上四挺機槍就一齊射擊了，這時候，坐在我身後的R同學，也正在努力地掃射追擊上來的又一日機。

射擊！射擊！追逐！追逐！

射擊，興奮，充滿了這一剎那。

然而，這場面，僅僅是一剎那，日機好像不見了，而我們的轟炸機已經完成了它神聖的任務而歸去了。

我們所能看見的，一架單翼的攻擊機還和我們在一起。

同時，我們更發覺了日軍的高射砲是更加密集起來，血紅的子彈如雨點般在膝下飛射。

爲了比較可以避免高射砲的威脅，我們於是藉着房屋和樹木掩護，作幾十尺的低空飛行，我們看見了大隊日軍的陣地，一個圈子繞了過來，地上的民房起火了，火焰上升，它使我們機身不能逼近地面，我們只得沿着火繞飛。

火光映耀，它指示了我們以目標，有大批的日軍，大批的馬隊，正在行進，我們立即拉起炸彈架，五十公斤的炸彈便弧形地落下去了。我們還用機槍掃射。人，馬，一排一排的傾倒下去。

地面上機鎗的火花，燄火般狂飛。

我自覺，我忽然自覺機身的速度減低了不少，汽油表的指針，徐漸漸地低落下去，顯然地油箱被擊漏了。

身後的 R 同學，忽然又打亮了一次紅燈，我回頭一看，祇見他安靜地微笑着橫在那裏，他那挺自由活動的機槍也懶懶地掛在一旁。

立刻，我們立刻離開那戰地，我很明白，我們已經處身於危險中。

但是，「冷靜！」「冷靜是力呀！」

機身迅速地被降低，汽油表筆直地落下去，我們在中途降落了。

停下機來，我回頭招呼 R 同學，他還是那樣微笑地橫着，而鮮血却已經濺遍了他的四週。

在他那座旁的機壁上，我還可以看見用他自己的鮮血寫成的「保衛國土」「努力殺敵」這八個紅字。

● 劉粹剛領導的一隊建樹了驚人偉績

八月十四日，揚州做了××大隊的根據地。準備對上海方面取攻勢。

閩北方面的巷戰，已經過一夜的奮鬥。在八月十四日一大早，三百五十萬市民包含着千萬種興奮的情緒開始他們對於抗戰的企望，人人咬牙切齒，希望我軍趕快把日軍消滅，好一雪心頭之恨。可是日軍的兵器非常犀利，海軍的大砲又很精確地掩護着他們。使我軍前仆後繼，進展非常困難。在隆隆的日砲聲中，三百五十萬的希望暗淡了，由熱狂的興奮轉為悲憤的沉鬱。但恰巧在這時，街上忽有了喊起來：

「飛機，飛機」

「中國飛機，中國空軍來參戰了！」

劉粹剛率領着他全隊的青年鬥士，和××隊在一起，湊合成大的集團，以烏雲蓋日之勢，猛然進入上海上空，五百公斤的炸彈，早就掛在霍克機的肚皮上，領袖的訓詞：「你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日軍的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默銘在心中。越飛越近，越降越低，眼望着日本兵艦一條條呈現眼底。一個信號，馬上從一萬尺的高空之上，馬達怒吼，一隻隻無腳的怪物連串俯衝而下，向擠在浦江中的日艦猛烈襲擊。五百公斤的大炸彈很重地觸在水上，夾着巨大的爆聲，煙柱和水柱宛如山立，日艦受此奇襲，狼狽的情形，真是無法形容，炸彈偏左偏右，大艦亦隨之左右搖蕩不已。平時射擊有百分之百成績的精良射手，更把他們的機關鎗的子彈，如急雨般撒佈在充滿驚慌逃避人員的日軍艦甲板上。一剎那之間，便發生狼藉滿船的死傷，許多日人都跳水逃遁。

第一次轟炸的結果，敵驅逐艦一艘受到重傷，左右傾側，慢慢向吳淞口方向爬去。

當天下午，第二次出發轟炸。五百公斤的炸彈，又繼續向虹口和日軍司令部的陣地猛烈

擲下。這次敵方也派出幾架驅逐機迎戰，大上海上空，陡然呈現緊張熱烈的景象。但結果都被我方擊散。祇有副隊梁××的一架受到重傷，被逼降落在離開上海二公里的地點。

據當天下午偵察的結果，知道那艘晨間受傷逃出吳淞口外的日驅逐艦，果已在長江口外沉沒了。

八月十四日的大轟炸，是中華民族給與欺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的斷然的反擊。使他們傾略傾略我們的力量，嘗嘗我們鐵拳的滋味，看到這壯烈的情景，三百五十萬市民的血液奔騰如怒馬，心花狂放如火山爆裂，千萬的嗓子，千萬的手臂，千萬感動到淚落的眼睛，一齊仰向天空——祖國藍蒼的天空，上面是那繪着青天白日標識的中國空軍，在翻騰驅逐。

「中華民國萬歲，」每一個人心中都在怒吼。

八月十五日，大風來自東海，揚子江上，驚濤裂岸，天地晦暗，全××大隊從揚州出發。向上海作再度的攻擊，終以驅逐機輕快的性能，難以抗禦大風雨的撲擊，半途而返。

以後，接連着在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三日，劉粹剛和他的戰士們在上海上空縱橫奮擊，打得長谷川的水上機東奔西散，焦頭爛額，這三天中的紀錄，一共是五架（劉粹剛三架，袁××一架。不明者一架。）在上海方面的制空權，可說被××隊掌握在手中了。

九月初，日軍大部的陸軍，乘船從北翼迂迴過來，和我軍展開激烈的登陸戰，××隊助陸軍作戰起見，奉命將全威力指向楊子江岸，把所有的炸彈，機槍彈，成噸的擲壓在日軍的頭上。六日，瀏河附近，五百公斤的地雷彈命中掩護登陸的日艦二艘，轟聲響處，火光冲天而起，十二日，吳淞瀏河間，又命中日艦一艘，艦身傾側，濃烟四冒。十四日，楊行劉行間，適逢佔領陣地的大部日軍在運動，一頓機槍和破彈片，殺得日軍狼奔豕突，四散如蟻，多

數儲藏軍需品的村莊，同時起火。十七日，威力轉向羅店，在炮煙彌漫之上，和日機大戰，副隊長王×又射落日機一架。給地面陸軍以決定的援助。

第×隊奮戰到九月十七為止，保持的紀錄是：射落日機九架，（其中五架是劉綽剛個人的紀錄）先後擊沉（或傷）日艦四艘。給侵略者之敵寇以數千萬日金的重大損失。同時我方祇損壞機一架。（梁鴻雲）

在京杭一帶掃蕩東線上空的×大隊，是我空軍的磁石，吸收了數十架的日機，使之粉碎。這是防禦作戰的頂點，反之，劉綽剛指揮的第×隊，則是中國空軍攻擊的鐵拳。

在西北戰場的上空

☆ 太原三次空戰記

日機自『九·一八』六週紀念日起，就每天來太原轟炸，每天且來三四次不等，皆經我飛機起迎擊。在太原及附近上空，發生過三次劇烈的空戰。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半，日轟炸機兩架，從張北來襲，我機五架迎擊，日機一架未敢進城，轉向東北方飛逃，我機跟蹤追擊，在同蒲路北段忻縣豆羅車站，將日機擊落於牧馬河中，駕駛員等三日人，立被摔死；另一架也倉惶向北逃走，恰巧碰到我們在前方作戰歸來的空軍回來，不數分鐘，就把日機擊落於崞縣附近，駕駛員一被俘虜，一摔死。平綏線自南口失守後，節節後退，這次擊落日機兩架，乃是平綏線上第一次勝利。現在忻縣擊落之日機，二十日運回太原，油箱及發動機全部燬壞，機之尾部和兩翼，密集的佈着彈痕，機尾有『七七八』字樣，並繪有櫻花三朵，也被擊得粉碎了。

十九日，是舊曆中秋節，黃昏時候，街上行人擁擠，因為他們以為日機不能在晚上越過雁門關和太行山，所以都出來度這團圓的中秋節，可是下午六時十分，（上海已為六時五十分）突然聽見警報，日機竟乘着月色，前來夜襲，這給市民極度的恐怖與騷亂，六時二十分，日機飛臨太原上空，在開化寺（如上海之城隍廟）市場，半坡街住宅區，（記者住宅亦被炸毀）姑姑庵等地，投彈百餘枚，死傷三十餘人，毀損房屋百餘間，我機飛起迎戰，機關槍像落冰雹一般，但是因無探照燈設備，日機在太原上空半點鐘，才被趕出去，據某飛行員云：『此次日機來四架，皆九六式重轟炸機，由天津飛來，每機有兩個發動機，每機有七百五十匹馬力，值價四十五萬元，機內坐七人，此機異常笨重，白日絕不敢來，所投炸彈，為昭和四年造，重五十磅，華北一帶日機。除此重轟炸機係日本購一部德國材料自造外，餘全是東四省的我機，在『九·一八』時被其劫去改製者。』

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日機二十架來襲，我驅逐機四架飛起迎擊，到了上空，發現日方全是戰鬥機，專來挑戰的，我機一架，駕駛員黃君，被日機四架，分佈上下左右包圍，黃君技術極為高強，駕機上衝下墜，左右側擊，激戰三十分鐘，可是來的日機雖然多，仍被我擊落兩架，殘骸在附近城郊；民衆因日機全是戰鬥機，未攜炸彈轟炸，毫無損傷。

以上三次劇烈的空戰，使得本來在晚上開門營業的商店，也竟日停止營業，每條街上祇斷續的有幾個行人，一二輛人力車蹣跚着慢步，找不到乘客，市上呈現着淒涼悲楚的景象，一個人走在路上，會感到心悸而又酸痛起來。

★ 陳奇光擊落三輪寬

那天晚上，日機來襲擊我們剛到不久的太原附近機場，經過第×隊戰士們奮力迎戰的結

果，打落兩架九三式輕轟炸機和一架輕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其餘逃回去了。這促成他們復仇的動機。第二天東方剛發亮時，距太原尚差八十餘里的上空，又發現了九架重轟炸機和十二架驅逐機。

爲了保衛祖國，年輕的陳奇光一得日機來襲的消息，馬上便把飛行衣穿起，率領全隊隊員們分別登上九架「霍克」機，準備凌空爲中華民族而奮鬥。

陳奇光平時的射擊成績很好，雖然是初次見仗的少年軍官，却毫無懼怕的心理。態度鎮定，總是不理睬似地哼着他所愛的調子，此刻也還是哼着老調飛上高空去。

跟在陳奇光後面的是高個子黃強，他是奇光的好友，在地上並肩談着，在空中前後飛着。老黃亦素以勇敢聞名，可惜他這次駕駛的舊機和他堅強的意志，結實的體格太不相稱。

好容易在東北方的雲堆裏鑽出點影子，日機出現了，陳隊長信號一放，九架「霍克」機便立時散開，威風凜凜地向日機包圍過去。

最初出來的三架重轟炸機，像餓虎般狂吼着。崩冬！崩冬！爆裂聲，在雲霄裏隱約聽到，無辜的老百姓不知又被炸殺了多少！同胞們的慘死，增強了戰士殺敵的決心。奇光升到相當高度之後，用鷹隼搏大牛的姿態，鳴的一聲，向一架九六式的重轟炸機直衝下去，其餘八人亦集中全力，向日人的轟炸機攻擊，被我出入雲端，忽上忽下，活像描寫的封神榜裏的「鬥法」。格格格，機關槍不停地響着，曳光彈的火花亂射，像在熱天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

說也奇怪，不知怎的，日機越打越多，當陳奇光在一架重轟炸機的右翼上射了一個大窟窿之後，五六架輕便的驅逐機一齊翻騰而向他包圍襲擊，他見勢不佳，只得做了一個在平時

令人咋舌的驚險動作，脫離險境。

喘息甫定，看見遠處有一架我方的舊驅逐機，正被五架敵機圍攻着，像在一隻魔鬼的掌中打滾，老是突圍不出。奇光料定這是黃強。看看餘機全在西北上空和日機正在酣鬥，脫離不得。他既決定，親去解圍。「救了戰友！」他想：「也就救了中國！」

衝！衝！衝！升上去。但是衝到相當高度，眼前一幌，那架舊機已忽失蹤了。老黃血戰一場，不能避免魔鬼的搶攔，到底被揉得粉碎！墜向太原古城的大地。

「老黃你放心，這裏有我在，一定替你報仇！」奇光的口裏喃喃地念着，像在安慰死去的多年老友。抬頭，高處雲端中，又恍惚瞥見一個機影，正猛烈的爬升上去，不久，果然給他發現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

這一架驅逐機，靈敏快速，兩翼上繪着鮮紅的太陽徽號。好像染滿了無辜中國百姓的血。在機座裏面，坐着這次擔任保護轟炸隊來轟炸太原的戰鬥隊的大隊長——三輪寬少佐。

對準這架驅逐機飛去，奸詐的日人早已看透來者的用意，機頭一聳，來了一個急上升，馬上又翻轉過來，將機頭對準奇光，格格就一陣機槍彈的打下來。奇光未及提防，很快的臂部便中了一彈，雙手一鬆，機身下沉了。

不過他覺得自己還能駕駛，流最後一滴血，放最後一粒彈，必和日人死拚！他加緊射擊，眼見日人忽在前，忽在後，追隨不捨。一心想把受傷的他來結果，奇光竭力抵抗，在盲目的射擊中，不知怎樣一來，日機的油箱忽被擊中了，崩的一聲，烟火齊迸，那架中島式的日機就埋葬在這烟火裏面了。

「黃強，來接受這一個豐盛的大祭！」……………

日人發覺了他們隊長的墮落，立即凶猛地蜂擁過來，像大批狂暴的豺狼追逐着一隻中傷的麋鹿似的。包圍，攔阻，用百般的方法技術向他攻擊。十餘挺機槍的曳光彈，集中向他迸射，奇光知道抵抗無望，便猛地將機頭一沉，來一個「秋風落葉」，就像受了重傷一般，從五千尺的高空直沉到一千尺左右，日機不見了，才把飛機衝向一片平坦的田野，豁一聲，強迫降落下去，自己也頓時人事不省。

奇光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很奇怪怎麼會躺在一間佈置整潔，窗明几淨的房間裏。二十幾位同隊的戰友，哄然地喊了起來：

「我們的英雄復活了！」

他奇怪人家爲什麼給他一個「英雄」的徽號，這一次分明還是他的處女戰。朋友們猜出奇光驚呆的原因來，便爭先恐後熱烈地告訴他：

「日人驅逐戰術的老前輩三輪寬少佐，今天被你幹掉了！」

★ 北戰場蒼茫上空的回憶

事情已成過去，現在可以發表出來留個紀念了！

當「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的時候，我們這一大隊還駐防在西安。活潑堅毅的同志們，都抱定了一種「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切望着出發的命令的立即頒下，好去雪恥報仇。

我們移防洛陽的消息，是在八月二十一日，那天早上才發表的，所謂移防，其實是參加作戰的一種暗示。記得那時有一位同志問我：「移防嗎？爲甚麼我們還不出動！」我當時就很誠懇地告訴他道：「同志，不要着急，我們移防洛陽，說明白些，便是殺日軍去。因爲洛

陽可以做我們的空軍根據地，太原，安陽，鄭州，臨汾，綏德等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飛行場，——他好似被我提醒了，快樂地舉起手和我道別——大約整理行裝去了。

到洛陽不久，我們就接到出發太原的消息。在這個時候我全身的毛孔緊張着，一腔的熱血沸騰着。心裏好像在吶喊：「拚命的時間到了！」

在十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就從洛陽飛到太谷。落地不久，隊長就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司令官由太原打來的，要我們全隊武裝，聽候命令，可是很不幸，當天下午氣候突然變得異常的惡劣，不得不無條件地中止出發。翌日早晨，不知怎樣我的飛機和機關槍都發生了毛病，檢查結果，發動機中的滑油回路也不通了。隊長就派了數位機械人員負責修理，要到十四號才能動用，這使我感到萬分的焦急。

好容易到了十四日清晨，全隊担任工作的人員，很早就離開溫暖的被窩，因為隊長在昨天晚上已經發表當天的任務：須在今天早晨五時起飛，前去轟炸原平。匆匆盥洗之後，先把地圖以及應帶的物品裝好。那時天空還張着一層黑幕，直等了數十分鐘，東方才慢慢地發白。隊員們全都集合在飛機場。飛機的溫度和油量都已配好，只等待着起飛的命令。不久命令下來了，我們迅速地跳進座位，檢查飛機，立時從地面升起。我是排在第二小隊的第二僚機，一行十一架，怒吼着向目的地邁進。只須五十分鐘目的地就呈現在機翼底下了，隊長做個投彈的信號。大家一齊把炸彈擲向日人的陣地上。轟轟轟……黑烟冒出六丈高空當我正俯視着日陣上混亂的情形，兇殘的高射炮彈，恰巧在我的機尾上爆炸開來，空氣激烈的振盪，使我的機頭像斷韁的野馬似地往下直衝，經我拚命操縱的結果，不旋踵就恢復了常態。我忙向機尾上去檢查——還好！尚能自由地昇降，轉灣，我很興奮地飛舞空中，瞥見日軍陣上有

一羣東西蠢動着，像汽車，細看又不像，像坦克車，又辨不清，我們就把吊在翅膀上的炸彈一齊投下去；日人的高射炮彈在我們飛機的周圍爆炸着。任務既已達到，大家跟隨隊長安詳地飛回防地。這天轟炸的成績，根據日方的報告，損毀坦克車二十餘輛，高射炮五六門，炸死日寇一百多。「瞧吧，下一次再來！」我心中這樣想着。

返防不久，司令官來了一個電話，要我們這一隊趕快武裝，掛好炸彈，等候二次的出發轟炸。是的，在戰鬥員的心理，任務愈多，精神上越是興奮。大家吃好飯後，穿上飛行服，到機場坐着，一面警戒，一面靜候命令。不料到十二點多鐘，來了警報，說有日轟炸機十二架來襲，同時接到司令官的命令，要我們飛往長治準備明天工作。因為長治站沒有炸彈，所以每架機都滿載了炸彈去。在日機還未到達之前，我們已經昇空，飛向長治去了。到長治後，大家都去站上休息。想不到該站的設備如此簡單，連吃，睡都發生問題，直到晚上九點多鐘，縣政府才派人來領我們到一所學校裏去，這也可說特別的優待了。在十點多鐘的時候，縣政府送來一個電報，隊長拆閱後，馬上就向我們宣布，要我們明天早上出發轟炸寧縣。好，這有了殺敵的機會！我總覺得我們飛行人員，只要飛上天空，比什麼事情都來得痛快，尤其是大隊的出發。

十五日晨，我們起得很早，瞧瞧天，漆黑的。隱約地看到屋瓦上都被雨水浸濕得發亮。「毛毛雨又在作怪了。」一個同志這樣說。由於天氣的惡劣，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失望。到上午八點多鐘，天氣似乎又轉好了，隊長召集擔負任務的同志們到飛行場去，掛好炸彈，檢查發動機。在十一點半鐘奉命昇空，當天的任務是破壞崞縣東北路上的一座大橋，炸燬了它，可以使敵軍三四天內不能運輸，在軍事上是有很高價值的。

飛了不久，就到了太行山的上空，因為氣候太壞，非得拚命地緊握操縱桿，休想操縱住機身！我想如果在學校裏使用這種飛行的技術，早被教官開除了。跨過太岳山就是壽陽，再過壽陽，用不到三十分鐘便可抵達。當我們飛進目的地的上空時，全隊分列四個小隊，向右排成「T」字隊形，拖長到數十丈長。每一小隊採用俯衝投彈，假使從地面仰望天空，真像一條巨大的蟒蛇，張牙舞爪地翻滾而下，去攫取它愛吃的食物，我們從容地行動，並沒碰到什麼障礙。

完成任務之後我們依舊列隊飛回。到了忻縣上空，忽然我的機不受操縱地離開了隊形，擺盪得非常厲害，使我全身的神經因受不了過分震動的刺激而發生了疲倦，好像感覺得發動機架快要和機身脫離關係一般。看一看地圖，太原快到了，我於是鼓起勇氣繼續前進。那時的轉數已降到一千三百轉，把油門開到底，反而減少到一千轉左右，我只好重新關起油門，再來檢查油溫，油壓，及汽油壓等錶，全都好好的，那一定是斷了螺旋槳！這時亂風呼號，連我的眼鏡都戴不住。好不容易到了太原，着地之後，急忙檢查飛機，果然四五寸長的螺旋槳被吹斷了。經司令官的允許，在太原換了一曾經被槍彈打穿兩個洞的螺旋槳，很擔心地飛回洛陽。臨別時還有許多朋友叮囑我再來加入這個戰團。

☆ 西線上空的突擊兵團

山西雖不是我的家鄉，但對他的山岳河川却比之我生長的家鄉，——廣東還要更為熟悉。那晉東晉北的高山那西南兩面牽帶的長流，那中間的平原，與它的肚腸的河川，構成了山西大概的輪廓。實地說起來，我們可稱為空中游擊隊，我們曾在幾個鐘頭之內由河南出發到晉北的邊緣，曾由冀西的地方，通過山西的腰間以至陝北，這空中的狩獵和一群餓鷹般到處

去找尋陸上的蛇虫。不獨動作敏捷，而且萬分機警，使敵人於二月之久跟不上他的去路與來蹤，而每日的清早，午後，或黃昏却常常遭到這隊空中兵團的襲擊。

我們空軍的第×大隊由某線調到北正而來參與關係西北整個大局的晉北防禦戰。

洛陽，這具有意味的古城，我們是在他的懷抱中過了好些育哺的日子了。我們都一致的說要將「洛陽」改為「落陽」，因為日本的太陽旗當地到了這雄渾的古城，就要必然地西沉下去的。是在炊烟縷縷，夜氣襲人的時分，我們如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了。飛機場邊站滿了無慮二三百多的鄉民，他們攜女挈兒，舉着驚奇的眼光，來看這些穿霧行雲的怪物。他們有的幫忙着修理機場，有的在抬着各種必要的用物，他們都是誠實的鄉民，對於我們的戰具，——飛機，他們也是湊集過一點一滴的汗血的。

我們停機之後，一個個從機籠裏爬出來，雖然是暮氣襲人，但他們還不肯離開場地。他們要看個清楚，看看這空中的衛士究竟是如何的人物，尤其看到我們穿猴子般的飛行衣時，他們誠實的面孔笑起來了。

當天的晚上，我們住在一個農民的家裏。由於老相識的告訴，知道大營一地正停有十多架的日本驅逐機。那時候，日機幾乎每天至少一次來光顧太原飛機場，三架，五架，七架，他們以質量上的優越，正以「挑戰」的態度，欲橫行山西的上空，不讓我們有活動之餘地。可是日人的「妙策」，終竟沒有成功。我們的轟炸機反和他們的影子一樣，他們走到那兒就跟到那兒。

★ 決鬥雁門關

有一次，我們有三架飛機，奉到上官的命令出發大同以北去偵察日人。所謂偵察，我們

雷也帶了少量的炸彈，預備發現好的目標時，好向他投送點禮物。

我們於出發之前，先就預定好了來往的路線，並規定假如遇到意外，我們又經那兒走。是在日空軍大隊長，三輪寬在太原被擊落的時候，我們在山西各地活動的機隊，陡然引起日人的注意了。我們是日的路線是沿同蒲鐵路直向北飛，我們早就決定雖然沿着鐵路，較有礙到日人驅逐機的危險，但我們有三架飛機的集中火力，對日人是不用懼怕的。我們一路都以三千尺的高度鼓翼前奔，忻縣，原平，離縣，一一從我們的翼下面通過，可是過了代縣的時候，前面峯巒交錯的高山，阻着我們的去路了。此時的我們已位置於鐵路的右旁進行，爲着要越過那些高山，我們於是一齊將機頭拉高。

不一會，我們已升到六千尺的高空，大營在我們的右邊；翻過了腳下的幾道高山，就是大同。我們和日人的陣地一步步地逼近過來。就在我們興奮着精神誇越譽爲天險的雁門關的時間，日人的驅逐機在右前方發現了，我當時想想雁門關也成爲我們今日空軍的決鬥場。我們沒有餘暇再去俯瞰這歷代有名的天關，大家都拿出所有的精神，準備向飛來的日人予以堅定的迎擊。

日人的機數一共有六架之多，且都是單翼的驅逐機。在當時的形勢上，不論在質與量方面來講，無疑地，我們是佔着劣勢的。

我們爲要達到所負的任務，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先去追逐他。但我們也不迴避，我們惟有盡可能範圍內把隊形密集起來，這樣，讓我們後座的機關槍火力可以集中一些，也可以兼顧一些。但日機並不向我們進攻過來，見他反着我們前進的方向在爬高，在相反的方向飛行，所以見他異常迅速的就遠在我們的機後。可是此時，他們已分成兩小隊左右散開了，而且很

快就又追了上來。

我們祇把機頭推低一些，幾乎是貼着山上的草木飛行，不讓日人有由我們機底仰擊的機會。起初，右邊的一小隊先向我們攻擊，然後是左邊，好似一道游龍的輾轉。處在這樣的境遇上，如果日人飛航員的攻擊精神是旺盛的話，那末，我們三架的被消滅是極可能的。不過，他們的攻擊，總是在射程之外就開槍，及至有效的射程間，却早就拉頭走了。他們每一次的攻擊，我們後位的機關槍都和他唱和起來；我們槍口的白烟，弧形的發光彈，迫使日人不敢再近前來。他們只一味照着老套子：俯衝下來，在射界外開槍射擊。

我們簡直在做攻擊防禦的演習。這樣相持了總有半個鐘頭，最後，他們有一架給我們的後位機關槍擊中了，飛機直向山峯上插下去，餘機見了情勢不妙，就各自逃散了。

★ 超低空轟炸保定

清早，吳隊副把我從夢中叫醒過來，我一邊睜開惺忪的眼睛，一邊聽着他站在床邊的說：『上邊星夜來了一個命令，要我們去炸保定的那座新樂橋，我打算早一點起程，來往大約五百公里，我們完成了任務再回來吃早飯。』我看看我的錶，六點鐘還差一刻，夜空尚低垂於天幕中，我們靠了幾盞國產火油燈的光亮，穿備了全身的武裝。場裏的機械同志也於此時把飛機檢點好，發動機的爆發聲在黎明中雄壯地迴轉。

檢查的結果，我們只有三架機可以起飛，我也是出發的一員，照例去將我們的武器巡視一遍，然後，便乘着微明的天色出發。

我們跨過向東蜿蜒過去的正太路，娘子關在我們的右面漸行漸遠的離開。我們轉向東北的方向，飛過平山，靈壽，見沱河磁河的流水已成半涸了，這是冀晉間天然的界限，一邊是

的巒峯縱錯的高山，一邊是一些無涯的平原。出了娘子關後，大平原的草綠色映入於吾人的眼簾，與晉省境地的黃土色成了個深刻的對照。當我們過了磁河之後，萬頃的白雲遮蓋於大地之間，此時我們既在高度表零度下三百尺的雲面飛行，目的無疑地是益為迫近了。

山西的地勢，平均要比海平面超過二千餘尺之多，所以此時我們的飛機實際上是在一千八九百尺的上空行，我們只能見到天，可不能望到地，飛遠地朝保定那個方向望去，白雲和棉花一樣，鋪得更厚更多，這就是所謂雲海；我們在雲層之上來回地盤旋，欲覓得一道的隙間來作我們下去的天梯，但雲是密密地布滿着，正如天衣無縫，不容我們實現在腦子裏閃着的思想。

最後，吳隊副舉手打了個符號叫我們一齊入雲低潛，我們點點頭，隨即半閉了油門，向雲海大步躍進。正和平常我們在濃霧中行走一樣，我們把機貼得更近，幾乎可以觸到各自的翼尖了，高度表逐步逐步減低，當他降到八九百尺之間，綠油油的大地，呈上我們的眼幕中來了。

機底正是沙河的上流，村莊附近，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們順水東飛，約飛五六分鐘的光景，防守新樂橋兩旁的日軍高射炮在機頭的前面爆發了。在這樣的低空中飛行，高射炮不是我們所怕的東西，我們感到威脅的是日人的機關槍手。於是，我們不能不應着當時的情況把隊形分散開來，迫使着日軍防空部隊的瞄準，不能集中，讓我們有從容下降，俯衝投彈的機會。

我們輪流地俯衝投彈，一上一落，織成了一道蜿蜒的長蛇，集中在一個目標轟炸。高射炮的白烟凝聚了天上的白雲，直至我們完成了任務，飛出雲端，還有間疏的一二團白煙發在

吾人的機後送行。

★ 晉北奇襲

當日軍以二三萬人的大隊，由崞縣直衝至原平的時候，舉國同欽的郝軍長率領他的部曲從千里之外趕到，把日人止於平地泉。那時雖是十月的初旬，但於早晚之間，却深深地感到寒意，郝軍長部署既定，即下合作全線的反攻。盡了將士的用命，果然於一夜之間，就把日人立足未定的原平克服。日人的主力，此時集結於崞縣沿鐵路兩旁，我們於十一號晚接到任命，說是須於次日的清早去協助我軍的清晨攻擊。

我駕駛慣熟了的那架飛機發生了意外的故障，因此，那天我是被留在臨時的飛機場裏。我目送着同志們的起飛，目送他們雁行的隊形，好像比平時更爲雄壯。他們的機形在空中隱沒以至重新出現，我始終沒有離過機場。我每一刻鐘在計算他們的行程，二小時後，他們的雁行的陣勢果然如期的飛返。

「怎樣？成績還好嗎？」我滿懷擔掛與好奇，迫不及待的抓住陳君就問：

陳君除下他的飛行帽，把手掠掠他蓬亂的頭髮，「今日的轟炸，說起來痛快得很！」他取出一支香烟，一邊抽，一邊在述說着他轟炸的過程。

「今早我們偏東打了個圈，所以特別費了多一點的時候，當我們經過定襄，五台山，出現於崞縣的北面，真正給予了日人以一個腦後的打擊。他們想不到我們會在他們的後方包抄過來的。日人的隊伍，呵！多得很！」他嘔了一次口水，然後再得意地述說下去：「我想日人起初一定還把我們的飛機當作他們自己的飛機。因爲天氣不大晴朗，實在也不容易辨。我們飛在三千尺的高空，當我發現一列列尚未除去炮衣的排炮，堆堆成四方形縱深的人馬，啊

，我喜歡得幾乎跳起來了。我們五飛機各自揀着好的目標俯衝下去就投彈，投完了彈繼之以機關槍，直至我們的子彈打完，我們還捨不得走。當敵軍一發現是我們的飛機的時候，隊伍一動也不動，欲藉他的故作鎮靜來騙過我們的眼睛，但我們却不留情地在他們隊伍中投彈，在兵房中投彈，在馬匹間投彈，在排炮間投彈。他們的隊伍開始混亂起來了，可是能逃到那兒去？炸彈一爆發把人肉和泥土一起飛起來，把南向的炮口翻過來。

「我們幾個人，好似趕着一羣的鵝和鴨，他們來不及回槍，都只管逃自己的命去。往田野闖，公路旁亂竄，我們却一味向着日人密的地方去攻擊。有一次，我在千餘尺開始開槍，直開至二三百尺才把機拉起頭來。黑煙和灰塵一齊飛揚，殺得真個痛快！」

陳君快的談吐，使我的毛髮也爲之豎了起來。可是，他的痛快，却是我的遺憾，我悔恨着失了這次廝殺的機會；雖然我出發的次數已經不少，但像趕着山羊似的來開槍攻擊，我可從未碰過如此一次好機會的。

我和陳君一道去檢查他所駕的那架機，發現一其中了七八顆的步槍彈。顯然的，日人起初實在以爲是自己的飛機，及至發覺是我們的飛機時，炸彈既經在他們身旁爆發，把他們嚇得魂不附體，有武器也不能使用了。不然，像這樣飛到二三百尺的低空去掃射，是很容易受到損害的。

★ 原平上空之雄姿

日人藉了牠們優越的火器，把原平又踏在他們的泥足下。但他們的損傷可也不小；我們失了原平，却索回相當的代價。是十月十二的下午，我們在休息的某地接到了出發的命令；得令之後的半小時內，就一架一架地起飛。我們須得於黃昏之前回到太谷飛行場，還要添油

掛彈，準備翌日的出動。

當晚的天氣顯得惡劣得很，風在山林間發哨地狂吹，天色異常朦朧，這是黃沙的徵候了。但我們仍得及時去完成我們的準備，出動的隊伍是不能一刻偷閑的。我們在迷朦的月色下幫助機械人的添油和裝彈，空的汽油箱在狂風上吹得「平平彭彭」地發音，這引人想起人倦馬嘶的古戰場。

說來奇怪，滿天的陰霾給一夜的狂風掃得雲散煙消。當我們一齊出到機場舉首四望時，看見空中正爛爛得許許多多的繁星，時間就要到了天明。我們例行了我們的檢查工作，然後，以十餘架成一大隊的雄姿，直向原平的天空進發。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現於山西天空的大隊，駐紮於太原的驅逐機也預先約定，於我們經過太原時，一齊集攏來。這也是第一次的有驅逐機來保護我們，自我們參加此陣線作戰以來，幾乎每一次都在單獨地執行我們的任務。

當我們到達平地泉的上空，離原平只有幾公里的時候，敵我兩方的炮火，在晨霧中遠遠地可以看到了。兩方的炮火都顯得異常猛烈，由於我們自己飛機發動機的噪音，雖蓋過了地上的炮聲，但山邊路旁瀰漫的煙霧，及在煙霧中閃閃着的火星，是不難推想到戰爭之在進行的。

此時我們的驅逐機高飛在我們二三千尺之上，直飛原平之北，意圖攔截掃蕩由北攻擊過來的日機。日人的高射炮拚命地由機底送上來，可是，牠對我不能有什麼的損害。我們在原平周圍，來回地選擇有利的目標，我們不能胡亂地擲彈，因為城裏城外正還多着自己的同胞。我們不能和日人一樣總是把我國平民的損害也報告在功績簿裏，他們是以殺人之多少來作

勝利之誇耀的。

引向原平之北的與鐵道並行的公路上，有一道長長的黃色塵土飛揚起來，塵土的迷障之下，有馬匹有車輪，他們不是看了我們的飛機在逃跑；相反的，他們是趕來前線增援的部隊。他們瞥見我們成羣的鐵鳥，立刻把行列停止下來，死亡的威脅抓住了他們，假如說：上帝造人是容許每一個人一生中准許一次插翼而飛來逃避他們的危險的話，那末，他們是決定用在這一次的逃避上了。我們臨時分派了半數的飛機去追他，炸彈一個個從機底掉下去，汽車輪子向四處亂飛，馬匹在驚惶中亂跳，人是不用說了。

在原平城外和我軍對峙着的日軍，則在他們相當良好的偽裝之下，籠套於炮火的烟霧中很難辨別出來。高射炮的黑烟球，在我們的上面，左右，散布着，但這我們早就看慣了。最後，把炸彈對着日人的炮位上投去因為炮口的星火作了我們良好的轟炸目標。

——「痛快的轟炸——」兩天前心頭所存留着遺憾，好似在這兒取償了。

我們依着鐵路線回來。北上的火車裏，有不少的軍隊在對我們揮手。他們都以歡快的情緒向前奔赴戰場。沿途還看見很多老百姓在幾個士兵的指導下，出力地為軍隊掘着戰壕，令人聯想到軍民合作的需要，在這裏是益為迫切了。

南海游擊戰

夜色蒼蒼，我們在發動機爆發的火光照耀之下，升入了天空。

到達目的地的上空的時候，天還沒有完全明亮，海面是一平如鏡，而日航空母艦先逃了，我們來意至誠，豈願就這樣白手空回回？在我們的右方有日艦四艘，我計算一下，最少也

值五千萬元以上，雖然不夠一只航空母艦的上算，但是比較我們的幾顆大炸彈，依然是太夠本了！因此，我們決定把那幾個禮物送給他們！我們用的是驅逐機最有效的投彈方法——垂直俯衝，炸彈沒有脫離飛機以前，飛機就是炸彈；脫離飛機以後，炸彈就代替了飛機。

我們用機槍掃射制止日人反抗，我們用炸彈的威力來表示我們的誠意。

第一次，轟炸的結果，日艦一艘重傷，兩艘輕傷，日艦司令塔上的人們充分的知道了他們所惹起來的戰爭中他們自己應該享受的怎末樣的報酬！我們在他們燃禮炮的熱烈歡送之下，整隊安全返回。

第二次，我們又帶那尊貴的禮物，到達了日艦的上空，第一次炸中的一艘不見了，大概是已經陳列在南海龍宮之寶座上了吧！另外的兩艘炮烟不動，給海水飄移得歪斜斜的停在那兒，只有一艘在那兒逗圈子的開駛着，希望我們無法瞄準。

我們第一次到達時，他們大概以為我們不能知道他們是日艦吧？所以他們竟不先開炮，這次，我們是輕車熟路，她們是困獸猶鬥，我們還沒有到達的時候，她已經在那兒嗚炮歡迎了！碧綠色的海面內深灰色的日艦上亮着銅光色的炮火，馬上，濃烟遮住了炮口，白色的小炮烟低低的在我們之下，黑色的高射炮烟遠遠的在我們之上，我們幾架飛機遊弋其間，真是樂趣無窮，壯麗已極！

縱然有一兩顆炮彈爆發得稍近點，也只感覺着炮彈爆發聲實還不小而已，我們仍是英勇的航進。這是這樣的一回事，我們縱被日軍擊中，一個人，一架飛機而已！可是我們擊中了她，則就是一艘艦船和那幾百幾千的人啊！況且，我們已有了不賠本的決心，我們預先規定，誰不幸被襲，如其落海被俘或淹死，我們為什麼不向艦船碰她個朝天呢！——所以我們仍

是英勇的航進，在已經進入開始俯衝的位置時，我們發現了正對面稍高點來了約比我隊數量三倍以上的日本水上機，堅強的決心，我忽然而週密的考慮了一下情況：數量劣勢，而且我們又都掛滿了大炸彈，與日機纏戰，無疑是不利的！反之，我們如炸沉艦船，縱被襲擊，也夠代價的了，因此，我決心置日機襲擊於不顧，通知戰友們：「炸！」

一個急翻身，以五百公里的時速，向那泊在中間的大船衝去。而我的後面跟隨了一羣焦急的日機，俯衝復俯衝，在千尺左右，我才拉下了我的炸彈。我峻急的改變方向。回頭一看，日機多數是給留在很遠的高空，只有三個很高的在監視着我。我的巨彈正好襲在那艦的右舷上，爆炸的直徑，比艦船的寬度還大，船上的炮火完全停了！那些可憐的被迫作戰的日本水兵，南海的魚腹中，就是他們的歸宿地了！

我看見前方又來了一隻來拖救第一次被炸損的日艦的拖駁，一頓掃射，牠馬上變了方向。

那艘企圖躲避命中而逗圈子的日艦引起了我的同僚機手的興趣，張君短粗一個子，他的自身就像炸彈一樣，所以他弄炸彈弄的那樣好，正送在那逗圈子的日艦尾部上，圈子逗不成了，倒冒出三四十米達高的火烟。

另外一艘不能動的船臨近，也受了許多的我們的禮物。

垂直俯衝，是一種單機進入，單機投下的方法，因此需要較多的時間，我最後面的小隊來不及進入就已經非和日機接觸不可了，他們打算把炸彈，就在高空投下算了，可是分隊長楊君炸彈還沒來得及拉下，就已經得了一個不可錯過的機會，一動扳機，日機就已發火了，楊君殺得性起，就帶着炸彈向日機打起來了！結果，又一架給他打下。另一友機為分隊長劉

隊長所駕駛，他因為炸彈投在那艘不能動的船極近，一個高興，他又參加了以一當十的格鬥，擊中了他一架之後，認為本錢足夠了，一個急反轉，脫離了虎口，敵人還不知道他那裏去了呢？

殿後的瘦長的翁君，和細小的鄒君看看自己沒有插入的機會，抽個空，胞下去掃射萬山羣島上的日陣地，發光彈到處，日軍紛紛倒地，他們也得了滿意的收穫。

我們仍是全數安全返防，只楊君的皮衣左背上破了一個洞，劉隊長的飛機的發動機中了兩槍，如是而已。

而日軍則是毀兩巡洋戰艦（當日證實火毀一艘，翌日證實一艘沉沒。）另兩驅逐艦重傷，並白送了三隻水上機。

神聖的抗戰終於來臨了。在這八年中，頑敵所給予我們殘酷的侵暴，激起了無數的民族英雄，他們捐棄了生命，去阻止敵人的狂潮，把我們整個的國家，從敵人霸制的企圖中挽救出來。他們的血，染遍了整個的戰場，八年來的光榮都是無數英雄戰士血汗所搏鬥得來的，處今勝利狂歡中，不禁緬懷起無數崇敬欽仰的抗戰英雄。

當日人進佔我領土的初時，他根本太渺視我國空軍力量，所以他靠着自以為英雄無敵的木更津機隊，在我京滬等地濫施轟炸，可是我神勇的將士立即枕戈待命駕起鐵翼，掃南征北，予敵殲滅。先後如淞滬上空，西北戰場，我忠勇空軍將士無不立下奇功，從此使敵人再也不敢作杜黑主義的夢想，而我們前線陸地戰士也得以全力效命，殺敵致勝。啊！偉大的空軍將士他們已完成最神聖的任務，奠定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石。全世界的人民無不以最崇高的心理來緬懷他們！

空中戰關史

實價法幣十五元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月初版

編記者 梁

鴻

出版者 自強出版社

光 明 書 局
四馬路中市

勵 力 出 版 社
山東路

鴻 文 書 局
愛文義路

國 際 書 報 社
四馬路

四六〇弄恆成里